

關於多卷書及叢書的編目問題

佟 賴 功

目前各圖書館對於多卷書及叢書（以下簡稱叢書）應如何著錄，特別是有總書名及分冊書名的成套叢書，在分類及書名目錄中應如何集中反映，還缺乏明確的規定和統一的辦法〔註一〕。因此，有一些叢書往往從几套目錄中都查不出來究竟有那些書，還有哪些書未收集進來。可見有的圖書館目錄在這方面還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，因而也会影响到讀者對叢書的借閱。因此，研究叢書的編目問題，可以說是圖書館編目工作中的一个較為重要的問題。

目前關於成套叢書的編目辦法，很多館的編目規程中都規定採用子目的辦法〔註二〕，而很多規定將子目分別著錄於附註項內〔註三〕。這種辦法有很多專家都同意〔註四〕。但這種辦法在實際工作中有不少問題值得研究：（一）叢書往往不能一次到館，在附註項中添寫子目很為麻煩。特別是大多數圖書館都採用油印卡片，對於不能一次到館的叢書，在添寫子目上更不方便。（二）叢書如包括的單冊書很多，則一張子目卡記載不下。如機械工人活頁學習材料，現已出版二百八十余種，這樣，子目卡就需要很多張。像這樣的叢書子目卡，在一套目錄中會有很多種的，它們很容易離開總卡而單獨存在，或者張冠李戴，結果子目卡在目錄中是一塌糊塗。（三）在附註項中的子目不能充分地描寫一種圖書。如有原著者、譯者、附註及索引等項，則很難都標誌出來。（四）在作分析卡時須另行制作獨立的卡片。因此，有的館子目採用分冊著錄的辦法〔註五〕。這樣是可以免去以上幾種困難的。在“圖書館工作”第六期上也提出子目卡的兩種形式，我認為關於子目究竟應採取哪種方式是值得研究的。

以上所提到的是成套叢書用子目辦法著錄時所存在的問題。另外，哪些書應該當作成套叢書編目，哪些書當作單行本編目，也缺乏明確的規定。〔註六〕有的講稿規定整套叢書有以下三個情形時，要作為整套叢書編目：〔註七〕（一）有總書名，有一定的總目錄，有系統的編纂計劃，冊次連貫或編有號次的。（二）從各個不同的方面搜集資料，以便利一門學科或一個問題的研究的。（三）按時

代、地理或其它一定的體系編纂而成的。在其他情形之下都可以分散編目和分類”。我認為這個規定是初步有了個輪廓。但还不够具體，如第一條冊次連貫或有號次，第三條按時代、地理來區別其為叢書或單行本，都不是按照書中所包括的主要內容來分的。叢書與單行本的劃分，主要應該根據書的內容而不應該根據書的形式。例如內容的聯繫極為密切，如分離開對某一問題在參考上很不方便時，就要合於一起向讀者介紹。至於在形式上有無號次倒不是主要的。如機械工人活頁學習材料既連貫又有號次，但我認為當作成套叢書編目是有問題的〔註八〕。因為它的主要內容有冶金、鑄造、金屬切削、電氣工程等，試問誰能一次要研究這麼多的內容？將這套大的叢書集中分類編目的對象及意圖是不夠明確的。這些書既然不是一門學科又不是一個問題，就沒有必要在一個類目下來介紹。所以，我個人意見，區別叢書的標準要按照分類法的項目作為依據，即在一小類以下的叢書可以當作成套的叢書編目，如太平天國史料叢書是在近代史類目之下的，汽車活頁文選也在一小類下面的，這都可以當作成套叢書編目，不必作分析卡。相反，凡涉及到兩個中類以上的叢書最好按照單行本處理。因為為科學研究服務，每個類目下面的材料愈細愈專愈好，因為將幾種不同性質的材料集中於一處，對讀者的作用不大。莫如將有關哪方面的材料放於哪個類目之下，這樣更能發揮每冊叢書的作用。叢書集中於一處而又不作分析卡，會把叢書中的材料埋沒了〔註九〕。

但是，全套叢書是否就不需要在目錄中反映出來呢？還是需要的。因為為了有系統地採購圖書與介紹圖書，了解某些多卷書及叢書的出版和入藏情況，還是必要的。不過不能都在分類目錄里集中，在書名目錄里集中也是可以的。這樣作在公務目錄中對採購工作能起很大的作用。

在書名目錄中是否用子目的辦法呢？我認為也是不適宜的。應該用南京圖書館分冊著錄的辦法。不過將叢書名不著錄於附註項中而寫於書名項內，

其后有分冊號者寫分冊號，無分冊號者空一字再將分冊書名著錄於後〔註十〕。如此，不論分类號碼如何，凡当作分冊書分編的叢書，在書名目錄中可以完全集中起來。如採用單元卡片制，則一次可用油印印刷出來，在書名及著者目錄中作互見卡，而在公務目錄中則可將書名的互見卡省略，只集中於一处即可。如苏联大百科全書選譯不當作叢書分类編目時〔註十一〕，用以上的著錄办法可以在書名目錄里集中。如將叢書名放於附註項里，則大百科全書選譯在分类及書名目錄中都不能集中起來，这是有問題的。

現在有人認為叢書不作子目而用單獨一張卡片有些浪費。我認為为了加強目錄工作，一冊單獨的書可以用一張卡片著錄，为什么成套叢書中的每一冊就不可以用一張卡片呢？事實上，成套叢書中的每一冊也有其分冊書名与著者以及附註事項等，当作成套書編目時就省略下去，道理也是講不通的。克連諾夫說：“給每一卷作單個一張卡片，就可以在註釋上發見每一卷的內容，這在著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，文藝作品和科學著作上，特別有价值。現今，在印制的註釋卡上，也正按照这种方法著錄多卷的書籍”〔註十二〕。我認為这种提法是完全正确的。

-
- 註一：目前各館如南京館、北京館、上海館雖然都有編目規程來規定多卷書及叢書的編目問題，但都不够明確與統一。
 - 註二：如南京館規程第十二条，北京館規程第十八条，上海館規程第十九条。
 - 註三：見北京館、上海館的規定。

- 註四：北大劉國鈞先生。
- 註五：見南京館編目規程第十條。
- 註六：上海、北京、南京等館的編目規程中都無明確的規定。
- 註七：北大目錄講稿第二冊第十三章。
- 註八：南京館的分类目錄集中於一处。
- 註九：南京館集中於分类目錄中的叢書，在各类目下未作分析卡。
- 註十：見下圖：

	苏	联大百科全書選譯 共產党和工人黨
		莫雷干諾夫著 王濟庚譯
		○

	机	械工人活叶學習材料(279) 論裝配
		与拆卸 韓云岩編著
		○

- 最近將苏联大百科全書選譯調查了一下，我館共有二百三十五種，由十幾個出版社來發行。
 註十一：此套書在南京、上海等館都作單行本編目，但從目錄上不能查出有哪些，沒有哪些，缺点很大。其他館亦有此種情況。
 註十二：見“圖書館技術”一三七頁。

關於多卷書和叢書著錄的意見

邵 銘

圖書館的目錄是宣傳圖書，指導閱讀，借以向廣大羣眾進行社会主义教育、愛國主義教育和為科學研究工作者提供研究資料的工具。為了充分發揮這一工具的作用，著錄時必須要揭示出圖書的思想內容和其適用的讀者對象。也就是說，應該加強附註項和提要項的著錄，以便於讀者了解和選擇圖

書。這一要求，在一般圖書的著錄上作的尚好，但對於多卷書和叢書則作的还不够。但這種形式的書在現在出版物中佔有很大數量，如某某專輯、某某彙編、某某譯叢以及某某叢書等等。這樣的書有兩種著錄方法，現就這兩種方法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。